

1897

常德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德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



常德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德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
一九八八年六月

EAC66124
审 定 张传德 陈伯钧
编 辑 王志远 周 询
校 对 周建刚 钟志华
封面设计 周 询
书名题字 胡志勇

目 录

对常德县临时参会会的回忆·····	鲁家珍 (1)
常德县参议会内幕·····	文 杰 (4)
田赋的演变及弊端·····	邓代元 (7)
民国时期常德县贪污积谷若干例·····	罗云樵 (14)
解放前常德水陆交通情况·····	岳其霖 (17)
昌明锅厂溯源·····	周品三 (30)
常德回族·····	李光府供稿 县文史办整理 (36)
简介湖南私立隼新中学·····	高 朋 (44)
民治中学和杨半农·····	满大启 陈伯钧 (54)
常德县立中学的一次学潮·····	管子炎 周 询 (61)
抗日时期的天门岗高小·····	张国强 周 询 (67)
武陵戏科班授徒概略·····	肖敬农 (72)
沅芷流芳 近代诗歌数首·····	周建刚供稿 (79)
晚清著名诗人王以敏·····	于以凡 刘春培 (82)
清末著名古文家杨彝珍·····	于以凡 (90)
清末翰林唐佑浚·····	唐荫荪
唐毓成 唐家作 唐家杰供稿 周询执笔 (98)	

十八、常德的前驱——梅子逵……梅 楷	(104)
张炯先生生平事略……	
张惠芬 [杨泽云] 文杰供稿 县文史办整理	(108)
常德电力与园艺事业的开拓者杨湘曙 满大启	(115)
经济学家胡善恒事略……	满大启 (126)
我所知道的陈凤灵先生……	康序焕 (131)
丁玲的母亲蒋胜眉及其诗作……	章伯先 (136)
记李先慈阿訇……	李光府 (141)
先师顾三庐行医二三事……	丁子念 (150)
中医张右长轶事……张思安口述 王艺圃整理	(152)
中医文少岑传略……	张焕安 (154)
记李虞笛医师……	王艺圃 (158)
汉奸丁默村……	易建设 (161)

对常德县临时议会回忆

鲁家珍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关于宪法草案”、“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等八个决议案，其中“必要措施案”中第三条措施，即要立即成立省、县各级参议会。但在未产生正式参议会之前（即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这段时期内），省、县都相继组成临时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玩弄还政于民的假把戏。我当时是常德县临时参议会的女性参议员，略知内幕，现将追忆所及，综述如下。

临时议会的建立

常德县临时议会的参议长杨时杰，是由省临时议会委派的，因当时省临时议会的议长是湖南省的旧军阀赵恒惕，而杨时杰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曾任赵的副官长，赵任湖南省主席时，杨曾先后任省警察厅厅长、省粮运局局长。副议长谭肖崖，系国民党资格最老的党员，曾在中国国民党总部广州特设办公处（中央）任总务秘书和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务处第二课任课长。秘书系由当时常德县政府教育科长罗世泮担任，后罗因病重不能襄理内务，改由县三青团

干事长王有福继任。因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日军侵犯常德城，城内尽成顽垣断壁，没有合适的房舍，临时参议会的会址设在常德城东门外街尾育德女校。

由于当时乡、镇代表尚未产生，没有选举机构，只有由地方党、团各推出几位声望较高的士绅作临时参议员，就我所能回忆出来的名字，党方有谭肖崖、张炽、马天哲、罗世泮、苏春成、黄子熙、李子新等；团方有孙克璋、王有福、袁长礼等，我是妇女中的代表。

临时参议会的工作情况

临时参议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会都是首先由县长作工作报告。接着是审议一批有关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施政方案，其实审议仅是一个过堂，大部份都是照案通过。

参议员们也常向政府提出一些提案，要求政府办理，如“实行优抚抗属”、“严禁打牌赌博”、“重视普及国民教育”、“严禁员警下乡敲榨勒索”、“清剿山贼水盗”、“建设妇女贫民工厂”、“保障青年妇女从事手工业职业的权利”、“严禁买卖童养媳”等。提交这些提案，表面看来，似乎能为群众办几件好事，其实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完全是假摆饰。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次参议会提议常德需要组设一个县银行发展经济，提议得到采纳，并推选参议员黄子熙担任县银行总经理，结果耗费许多财力、物力，事情又没有办成。再一件是常益师管区少将司令赵锡庆利用权

势雇工喂养鸭子，鸭棚屯驻在七里桥、柳叶湖一带，糟踏农村生产，尤其是许多农民的鸭子混入赵的鸭群，也被他占为己有，拒不退还，农民怨声载道，反映到参议会，参议会闻听与赵有关，畏其权势，也只好搁而不理了。另一件是当时地方保甲抓的壮丁，送交到常益师管区，受饥挨饿百般虐待，人称该师管区为“鬼门关”，向参议会反映情况的人不少，但参议会对此根本不敢公开说几句公道话。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临时参议会奉命撤销，一九四六年正式参议会成立。杨时杰仍为议长，参议员大半是原班人马继续粉墨登场，扮演了一幕假民主的闹剧。

常德县参议会内幕

文 杰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摆出一副还政于民的架势，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各级参议会，因此，十月左右，常德县三十二乡镇全面展开了竞选县参议员的活动。

常德县参议会，当时的参议员名额为四十名，其中三十三个乡、镇各一名，县工会、商会、自由职业公会各两名，县教育会、渔会各一名。在竞选中，名曰“民主选举”，其实是拉帮结派、明争暗斗。

当时国民党和三青团是两大势均力敌的政治集团。在反共方面，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但他们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为了控制参议会，在竞选中各自招兵买马，扩充势力，短兵相接、互不相让，最后矛盾愈演愈烈，竟达到白热化程度。现仅举三例，便可了解当时参议员竞选的内幕。

自由职业公会，包括记者、医师、律师三个公会，上面确定两个参议员名额。我当时任记者公会理事长，又是常德民报社长，既不属党，又不从团，加上与这两个公会的成员，私交颇深，所以首次提名中，对我则无争议地通过了。而另一名额中，医师公会的游佛奴是团方提出的，而律师公会的袁锐金早已是党方的骨干，双方为了获得这一名额，除了控制各自公会成员的选票外，并倾力在记者公会成员中

拉票，而记者公会的成员多系常德民报的编辑和记者，这些人大部分是三青团安排进报社的。选举结果，游佛奴得票最多而获选。袁锐金想以他的刀笔杆子和口才向法院起诉力争，但后来又顾虑到他本人的贪赃枉法和私生活的糜烂，一旦得罪报社而被公布于众，则会身败名裂，所以仅虚张声势，大叫一段时间后，便隐忍作罢了。

城区长庚镇在竞选中，贺燧初与了盛隋之间的斗争，曾轰动常德。贺燧初是团方常德专区的干事长，有得力干事串通主持选举的正副镇长王先金、欧阳伯源，自信可以稳操胜卷，可是，丁是常德教育界耆宿，学生遍布各区乡，各部门，且与当时的县长私交较深，社会科长杨泽云又是丁的学生。在县长的密谋下，选举之前，借故釜底抽薪撤掉王、欧二人的正副镇长职务，换上了党方的骨干陈运开和曹嵩主持选举，致使形势急转直下，贺遭惨败，后虽向法院起诉，也无济于事。

再说民安乡的竞选，几乎造成刀兵之灾。这个乡的提名，一是党区分部书记柳荣，一是团区队长孙志君，两姓都是乡内大族。初选结果，票数相同，随之双方族人组织武斗队，准备械斗。县府闻讯，大为震惊，立即派人率领武装前往制止，并要各方派代表赴县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这样事态才平息下来，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复选结果，因柳荣多一票而获选。

其他各乡、镇的竞选，其斗争的激烈程度也不会低于自由职业公会、长庚镇和民安乡，都是在刀光剑影中产生的。说什么代表“民意”，完全是欺人之谈。相反给老百姓带来的只是惊恐和灾难。

经过一段紧张角逐，参议员人选基本确定。全部名单追忆于后：

县工会两名为苏春成、朱仲猷，县商会两名为姚吉阶、童上珍，自由职业公会两名为游佛双、文杰，教育公会一名罗琳，县渔会一名为王三友，三十二乡镇各一名：启明镇为马天哲，长庚镇为丁盛隲，沅安镇为欧阳克绳，清平乡为唐鸿漠，天平乡为徐炎，胡朗平乡为龙潭，永安乡为杨时杰，民安乡为柳荣，国泰乡为潘瑛，碧潭乡为杨开盛，善卷乡为任昌浩，上德乡为潘运祥，仁道乡为裴瑛，三湖乡为张炽，维新乡为周绍项，保卫乡为王卓桑，五泉乡为张棚，文甲乡为沈同伦，尧天乡为罗世洋，仙池乡为李峻，金霞乡为杨筠如，沧浪乡为龙立湘，渐安乡为张芷清，龙门乡为张友渔，新德乡为李子新，广德乡为梅子栋，同德乡为石永厚，崇孝乡为高炳坤，周士乡为孙时俊，西湖乡为孙克璋，阳城乡为蔡涤尘，成城乡为殷本懋。并在第一次全县参议会会议上选出杨时杰为议长，孙克璋为副议长。

县参议会，美其名曰代表民意，实际上为少数统治者所操纵，对人民的疾苦，从不关心。记得在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年会上，有人对当时常德县田粮处长朱乐三集体贪污田赋谷二万五千石一案进行弹劾。此案提出后，虽曾一度引起共鸣，热闹了一天，但是当得知案情涉及到当时的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常德专员黄维国以及县长、参议长时，会场突然变得沉寂，加上第二天专员又亲临会场解释，从此，这一重大案件也就不了了之，再也无人提及了。

田赋的演变及弊端

邓代元

田赋，自古有之，然历代王朝征收多有不同，其演变过程之复杂及所产生之种种弊端，苦民至深，罄笔难书。兹就我个人生活在常德所知道的情况分述于下。

古时，田赋征收仅为粟、帛而已。到了唐代，实行租、庸、调之法。租，征收谷物；庸，征用劳力；调，缴纳布帛。唐德宗时，杨炎为相，时值安史之乱方平，以版籍废壤，了户田产均无法稽考，遂并租、庸、调而为一，实行两税之法，置两税使以总其事。两税法者，以钱输税，分夏、秋两期征收，称上忙、下忙。夏输不超过六月，秋输不超过十一月。有时又间征米粮。由于既征钱又征粮，故称田赋为钱粮。南宋曾易征钱而为征粮，但不久又恢复征钱。清代征收钱粮的办法是将全县境内田地造具列有丘名、亩积、座落地点，应缴银额等细目的“底册”，交由县衙包给城镇商人。承包者即征收人员先按承包银额总数的多少交付一定的押金和觅请有资本的店铺作担保，俗称“铺保”，然后领得官府“底册”，按册向田产主征收钱粮。所以社会上把这个差事叫做“管册子”，对“管册子”的承包者叫做“钱粮先生”。钱粮先生平时在县衙辖管的“钱粮房”到卯上班。常德在宣统

时期的知县廖子才，冯玉祥任常德镇守使时期的县知事薛笃弼，还经常到“钱粮房”巡视了解情况。遇有弊端，立即申饬严办。这两个“父母官”虽然廉洁清正，铁面无私，但田赋积弊由来已久，只能使征收员丁一时收敛一点，终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九四二年又易征钱为征粮，然而钱粮之名一仍旧贯。解放后仍征粮，但因征粮性质不同，而改称公粮。

解放前，常德征收钱粮的机构，称为钱粮房。钱粮房最早设在上南门县衙内第二进的左边，后迁至县城隍庙内，最后又迁至衣巷子进去抵城墙的左边小巷内。钱粮房设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千字文语）等二十多个柜。每柜设掌柜（后称柜长）一人，征收人员若干人，掌柜与征收人员（即钱粮先生）按自己所承管的“底册”，向产主征收钱粮，每年秋收后开征。为了加快收税进程，秋收后不久，农历九月中旬在沅水南岸（前河）陡山设征收点，冬腊月沅水北岸（后河）石公桥设征收点。征收人员按承包“底册”银额总数，将征得税款纳县衙上交。他们从中得到的好处首先是有稍高于店员的俸银，再就是代官衙征收的手续费（在上交款内扣除），再就是田产有买卖，产权交换登记收手续费，再就是水旱灾蠲免减少或田地发生变化不再耕作免除田赋的手续费，再就是丰收之年派催征士下乡向富裕户祝贺，收“秋丰”（即稻谷丰收的贺喜酬金，也称抽丰）因此同是征收人员，每年所得各不相同。一要看其房管册子的多少，二要看田地座落地点是否容易受灾，三要看土地肥瘦，四要看田产主的穷富。总之，钱粮先生收入少的也高过当时一般开铺坐店的商人，收入多的可与富翁伦比。

掌柜与征收人员由于油水好，又是自己出钱承包的“册

子”，无异于个人的私产，所以很少有人把这个差事外让，一般的都只交给自己的后代，子而孙，孙而子，世代相袭。这个制度从前清一直延续到民国三十年才被废除。

钱粮房还有一种弊端，他们经常与田户，主要是大田户勾结。有些田户卖田后要割钱粮，钱粮房便借这个机会大敲竹杠。当时流行有四个字，即“飞、摔、诡、寄”。所谓“飞”，就是将钱粮“飞”给买主。如卖主有田四千亩，卖去一千亩，便请钱粮房割二千亩的钱粮与买主。于是他剩下的三千亩，只缴纳两千亩的钱粮，而买主虽只买一千亩，却要缴纳两千亩的钱粮。“摔”，可能是将田卖去三分之二，请钱粮房将全部钱粮摔给买主，自己便可不交钱粮，甚至连其他任何捐派款项，也都不承担了。“诡”，可能是大田户因为田多而各种捐派款项太多，便请钱粮房将自己的钱粮户头由一个总户头拆散为若干个小户头。小户头一般不负担临时捐、派款项，这样，他就只缴纳钱粮而不担心其他临时摊派款项了。“寄”，大概是将大田户的钱粮寄与个别田主。当然田户必须给钱粮房一笔大财喜，他们才会给田主帮这个大忙，而大田户从此一劳永逸，给钱粮房送点财喜也觉合算。

以上所述，不过是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而已，除此而外，还有很多弊端。但仅就以上情况来看，就可以看出田赋弊端之多了。

抗日战争发生，军粮十分紧急，由于田赋征收的是钱粮，军粮只得由地方政府临时向田主摊派。有时缓不济急，往往贻误军机，洞庭湖区是一大粮仓，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以后，每至秋收则向洞庭湖抢粮，当时国军六战区所属各军驻湖南、湖北一带，九战区驻军湖南，也都在洞庭湖区

购粮，为了统一指挥加紧抢购军粮，湖南成立了省粮政局，各县增设粮政科以专主其事。

常德县粮政科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前成立，县长郑达指派其亲信谢绍安暂代科长。不久郑赴省向省粮政局副局长蔡钟洛请示粮政科长人选，蔡是常德人，又是我的舅父，当时向郑提出我来。郑说他已交谢绍安暂代，并说谢的能力很不错。蔡对郑说：“谢的为人，我不深知，不过邓是我的外甥，我可担保他不会刮家乡的地皮”。郑若有所悟，表示同意。（这些话是龙纪瑞告诉我的，龙当时任省粮政局秘书，曾与我在“常德民报”共过事。）六月一日我接到郑的通知，促我即日就职。粮政科的业务极为繁重，除专管抗日军粮之外，还兼管民众粮食，（设有民众粮食公司，童上珍任经理。）同时积谷也拨归粮政科管理。还要为田赋征收实物（谷）编造征收田赋册。所以粮政科的人员，比其他各科要多几倍。仅编造征收田赋实物的人员，就有二十来个。且每三个乡还派出一个购粮督促员和一个传道员。科内有科长、科员、办事员等二十余人。

省粮政局在常德设有购粮督促专员办事处，该办事处在陈家嘴等地又设有军粮购运所。省粮政局不断的派员来常德督促军粮。谢局长曾亲来督促过一次和召开过一次催粮会议。

督促及购运军粮的弊端也很多，这里就我所知，谈几个例子。后河成城、阳城、西湖等乡垵田最多，产粮丰富，购粮数字最大，当然油水也就比其他乡要多。所以郑县长便将这个美差交给谢绍安，让他兼任这三乡的督促员。同时郑县长也亲赴这三乡督促军粮捞取油水，而前河各乡，他却很少去过。

军粮购运所的弊端，仅就收粮一事来看，便可想而知。一船一船的军粮送来了，收粮人员往往以种种借口故作刁难，迟迟不收。而送粮的田户则为了节省开销，急于交纳后早点回去，不得不给收粮人员送点“财礼”，以求优先照顾。再则收粮时，量谷的技术非常巧妙，一石谷多量几升，一点也看不出来，送粮的吃了亏，有苦说不出。后来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有所察觉，派了几个查处组分赴各地查处，同时贴出很多告示，严禁贪污勒索，据说有一查处组在一购运所的一收粮人员身上，搜出许多钞票，略事审讯，便以“勒索送粮户的赃款”的罪名，就地将他枪决了。虽然如此，可是另一些贪污数字大得多的大小官员，却仍逍遥法外。保卫乡有一个全县闻名的大财主王春霖，竟敢抗缴抗日军粮，乡长、县长对他无可奈何，不敢动他一根毫毛。都说他的来头不小，上面有保护伞，省粮局一位副局长来常德督催军粮，得知此事，大为震怒，立即率领随从人员及枪兵乘夜前往王家，首先将前后门堵住，然后亲自带领随从人员破门而入，捉拿王春霖。哪知王家有条秘密隧道，弯弯曲曲地通往十几里外的山中，事前王春霖早有提防，当这位副局长带兵围屋时，急与家眷从隧道中逃之夭夭了。副局长见没捉住王春霖，询问其管家，则答以前几天出外未归，副局长怒极，下令随从人员遍屋搜查，仍然无影无踪，最后只得收兵快快而返。但随从人员在搜查中顺手牵羊，捞了不少东西。

一天傍晚，郑达县长通知我到下南门乘轮船去德山二十集团军总部开会，于是我与郑达同乘一船到达德山。会厅设在峻德中学旧址（二十集团军总部驻处）。厅内电灯明亮，中间摆有一长条会议桌。与会的人就座后，彼此相望，到会

人员有常德、桃源两县政府有关人员及地方知名人士，一会儿，一个军官，大概是二十集团军总部的副官长，引进两个人来，一个是矮个子，面庞黑瘦，一个是高个子，面庞白胖。副官长指着矮个子介绍道：“这位是六战区陈司令长官。”大家闻言同时起立，表示致敬。接着副官长又指着高个子说：“这位是二十集团军霍副总司令。”介绍后，陈、霍便在主席位上就座，霍揆彰对大家说：“今天陈司令长官召集常、桃两县县长及有关人员和地方名宿到我们总部开会，现在请陈司令长官讲话！”，随之陈诚便开始侃侃而谈了，其大意是：我们六战区的部队，一部份在湖南境内，二十集团军总部，就驻在德山。现在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四、五年了，将要进入反攻阶段，我们的军粮大部份由滨湖各县供应。老百姓很爱国，踊跃交纳军粮，我们的征购人员虽然也尽力收运，但由于人力不足，可能有些使老百姓不满意之处。今天邀请大家来开会，听听你们的意见，希望大家谈一谈。他说完后，大家沉默了一会，才相继发言。大家发言，只是含糊其词，大意是：“老百姓送交军粮由于征收人员太忙，验收常有不及时之处，以后要提高验收效率。”大家发言完毕，陈诚最后表示谢意。霍揆彰也说了几句结束语，便宣布散会。当大家离开峻德中学，乘轮船回城时，已是午夜了。陈诚为什么来常德呢？后来才听说，因为六战区征购军粮人员，也有很多舞弊现象，陈诚已有所闻，故亲自到滨湖各县听民众舆论，表示其关心民间疾苦。

一九四二年，征收钱粮改为征收实物（即谷）。省田粮处（全名记不清了，可能是田赋征收实物管理处）正式成立。各县均设有田赋管理处。田赋管理处业务很繁重，不仅负